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十一

宋 李燾 撰

太宗

至道三年春正月丙子以户部侍郎温仲舒禮部侍郎王化基並參知政事給事中李惟清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張洎罷為刑部侍郎化基寛中有度量所在僚屬或慢於禮者不以介意前知杭州掌書記張賀尤傲

忽化基每優容之上知其事及歸朝詢於化基化基但稱其才語不及它對親舊亦未嘗短賀也時邊境多事上垂欲相仲舒而罷吕端會不豫乃止化基因入對備言顧生服餌之要翌日上語左右曰化基愛君無隱至於修養之道亦為朕言之

辛卯以步軍都虞候傅潛為延州路都部署殿前都虞候王昭遠為靈州路都部署戶部使張鑑調陝西諸州軍儲知制誥張秉馮起翰林侍讀吕文仲等持節催督

之鑑上疏曰伏以關輔之民數年以來併有科役畜產蕩盡室廬頓空加以浦洛之行曾經剽劫原州之役又致遷延非獨令之弗從實緣力所不逮况復先棄糧草見今逐處追科本戶稅租互遣它州送納往返千里費耗十倍愁苦怨嗟充塞路歧自春徂冬曾無暫息饋糧乏絕力用殫窮顧此疲羸尤堪軫惜今若復有差率益致流亡縱使驅迫而前復恐逗撓而潰願陛下特垂詔旨無使重勞因茲首春俾兢東作慎固邦本詳求武經

況靈州一方僻居塞外雖曰西陲之要地實為中夏之蠹區竭物力以供須困甲兵而援送蕭然空壘祇益外虞不若以賜繼遷使懐恩奉籍稍息芻輓之役事當深慮理要預防若待川決而後隄火熾而方戢則焚溺之患深矣雖欲拯救其可得乎本傳云鑑去年冬自靈州還即上此疏今移入再往陝西調發之後若已曾論諫疑不當再往矣因再往乃上疏事理或然也且疏言首春亦必指此時爾原州之役盖指李繼隆欲取原州蔚茹河路運糧衆議不可故云遷延也

二月辛丑上不豫始決事於便殿

是月供奉官兩浙轉運使承受公事劉文質入奏察舉部内官高輔之李易直未見艾仲孺梅詢高貽慶未見姜嶼未見戚綸等八人有治迹並降璽書褒諭上曰文質善於采聽特遷文質西京作坊副使文質保州人簡穆皇后從孫父審奇為武牢關使嘗從太祖討李重進戰死輔之保寅子仲孺頻之孫詢宣城人綸楚邱人也初為浙川主簿按版籍得逋户脱口漏租者甚衆徙知太和縣民險悍喜鬬訟綸作諭民詩五十篇因時俗耳目之事

以申規誨老幼多傳誦之每歲時必與獄囚約遣歸祀其先皆如期而復

三月癸酉傅潛等言護送二十五州軍芻粟已入靈州會上不豫因止其出師靈武用兵諸州皆發丁夫餉軍儀州推官薛奎部糧至鹽州下虎寨會久雨粟潰腐奎因白轉運使盧之翰曰今兵糧不可食願令民還州償所失之翰怒欲劾奏徐曰用兵久罷轉餉今幸軍食有餘安用此陳腐以困民哉之翰意解聽還衆皆感悅既

又悉奏除之奎絳人也奎事不得其時今附此之翰二年七月自陜漕責許州司馬今年正月復爲工外同管漕事

壬辰不視朝

癸巳帝崩於萬歲殿參知政事溫仲舒宣遺制真宗即位於柩前初太宗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上英明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謀立楚王元佐頗間上宰相吕端問疾禁中見上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上入侍及太宗崩繼恩白后至中書召

端議所立端前知其謀即紿繼恩使入書閣檢太宗先賜墨詔遂鎖之亟入宮后謂曰宮車宴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奈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政為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上既即位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王繼恩等謀廢立實録國史絶不見其事迹葢若有所隱諱今據呂誨集正惠公補傳及司馬光記聞增修補傳所載比之記聞尤詳也

夏四月乙未朔尊皇后為皇太后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制曰先朝庶政盡有成規務在遵行不敢

失墜然而纘圖伊始懼德弗明所宜拔茂異之才開諫諍之路撫綏鰥寡惠復疲羸庶幾延宗社之鴻休召天地之和氣京朝官衣緋緑及二十年並與改服色官未陞朝亦聽叙賜緋紫自此始

戊戌始見群臣於崇政殿西序

癸卯宰相呂端加右僕射

甲辰太子賓客李至為工部尚書李沆為戶部侍郎並參政事　工部侍郎郭贄出知大名府贄翌日求對懇

辭上曰全魏之地所寄尤重卿宜即去贄退上召輔臣
問曰郭贄願留如何對曰近例亦有之上曰朕初嗣位
命贄治大藩而不行則何以使人卒遣之
上謂宰相曰朝行中頗有淹滯之人如梁周翰夙負詞名三
十年擠於衆僚甚可念也朕在宫府多令楊億草牋奏文理
精當世罕偕者宜即加奬擢辛亥以工部郎中史館修
撰梁周翰為駕部郎中知制誥著作郎直集賢院楊億
為左正言館職並如故故事入西閣皆中書召試制誥

三篇二篇各二百字一篇百字惟周翰不名試而命焉

李應機者嘗知咸平縣上以壽王尹開封遣散從以帖下縣有所追捕散從恃王勢讙譁於縣庭應機怒曰汝所事者王也我所事者王之父也父之人可以笞子之人汝乃敢如此杖之二十散從走歸具道其語泣訴於王王不荅而默記其名嘉其諒直及即位擢應機通判益州事召之登殿謂曰朕方以西蜀為憂故除卿此官此未足為大任也卿苐行勉之有便宜事密䟽以聞

應機至州未幾有走馬入奏事前一日知州置酒餞之
應機故稱疾不會走馬心已不平及暮應機使人謂走
馬曰應機有密疏欲附走馬入奏明日未可行也走馬
不知其受上旨愈怒强應曰諾明日使人請應機曰某
治装已具且行矣願得所貴之疏應機曰應機疏不可
與人傳也當自来受之走馬雖怒甚意欲積其驕横之
狀具奏於上乃詣應機廨舍受其疏以行既至升殿上
迎問曰李應機無恙乎有疏来否走馬愕然失據即對

曰有因探其懐出之上周覽稱善數四因問應機在蜀治行如何走馬踧踖轉辭更稱譽之上曰汝還語李應機凡所言事皆善已施行矣更有意見盡當以聞蜀中無事行召卿矣頃之召入遷擢數歲中至顯官應機為吏強敏而貪財多權詐其後上亦察其為人浸疎之

乙卯羣臣三上表請御正殿從之

己未宰相呂端上大行皇帝陵名曰永熈

辛酉兵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胡旦責授安遠節度

行軍司馬旦與王繼恩等邪謀旣露上新即位未欲窮究之而旦草行慶制詞頗恣胷臆多所溢美語復訕上故先絀之

五月丙寅始御正殿視朝退御後殿問事如常儀

丁卯詔御史臺告諭內外文武羣臣自今人君有過時政或虧軍事臧否民間利害並許直言極諫抗疏以聞

庚午詔以國家大事足食為先今億兆至蕃未聞有九年之蓄令兩制議致豐盈之術以聞又詔三司及兹歲

稔大為市糴以寔倉廩
壬申罷江淮發運使諸路轉運使司承受公事朝臣使
臣悉召歸闕上初聽政務從簡易也咸平四年五月當考
甲戌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李昌齡責授武忠節度行軍
司馬宣政使桂州觀察使王繼恩責授右監門衛將軍
均州安置安遠節度行軍司馬胡旦削籍流潯州太
宗之即位也繼恩有力焉太宗以為忠自是寵遇莫比
繼恩喜結黨邀名譽乘間或敢言事薦外朝臣故士大

夫之輕薄好進者輒與往来每以夕寓僧舍為期潘閬得官亦繼恩所薦也閬者傾險士嘗説繼恩秉間勸太宗立儲貳為它日計且言南衙自謂當立立之將不德我即議所立宜立諸王之不當立者南衙謂上也繼恩入其説頗惑太宗太宗訖立上閬尋坐狂妄絀太宗疾革繼恩與昌齡及旦更起邪謀吕端覺之謀不得逞上既即位加恩百官繼恩又密託旦為褒辭旦已先坐絀於是并逐三人者詔以繼恩潛懷凶慝與昌齡等交通

請託漏洩宫禁語言也籍繼恩家貲多得蜀土僣侈之物尋詔中外臣僚曾與繼恩交結及通書疏者一切不問後二年繼恩死於貶所李昌齡王繼恩胡旦三人同竄責實録及國史並不明著罪狀但具録甲戌詔書葢當時有所諱避不得不然詔稱昌齡恣行請託深亂朝綱繼恩潛懷凶慝附下罔上結黨朋奸則亦可畧見其不軌心迹故仍掇取詔書以見當時行事滋閲納説繼恩此據倦遊雜録稍删潤之湘山野録及筆談載閲與盧多遜同謀立秦王葢誤以繼恩為多遜楚王為秦王傳聞不審也王子融百一篇云真宗即位尚有遜抑之語羣議亟爾異同欲請明德皇后臨朝吕端笑曰置皇太子于何地衆口方籍籍閲之皆恐悚不敢復措言未踰月而李昌齡王繼恩輩狂謀畢露子融葢亦不知繼恩昌齡乃謀廢立非請太后

臨朝也真宗即位時年已三十必無
太后臨朝之理子融誤矣今不取
甲申上謂輔臣曰宮中嬪御頗多幽閉可閔朕已令擇
給事歲深者放出之吕端等曰陛下踐阼之初首行此
令實哲王之懿範也
丁丑立秦國夫人郭氏為皇后上為皇太子每事謙讓
郭氏未嘗正妃號也
庚寅追尊帝母隴西夫人李氏為賢妃妃真定人乾州
防禦使英之女太宗在藩太祖為聘之殁於太平興國

二年上及楚王元佐皆妃所生也庚寅二十七日追尊賢妃實録本紀並闕

此據會要

六月乙未詔以太宗御書墨蹟賜天下名山勝境

己亥翰林學士承旨宋白上大行皇帝謚曰神功聖德文武廟號太宗

戊戌追復皇叔涪王廷美西京留守兼中書令秦王贈皇兄魏王德昭太傅岐王德芳太保

上謂宰相曰諸州多以珍異祥瑞之物來獻在朕薄德非

所敢當但令稼穡豐稔且得賢臣乃為瑞辛丑詔天下勿復獻珍禽奇獸及諸祥瑞　先是南康軍言建昌縣民洪文撫六世義居室無異爨就所居雷湖北創書院舍來學者太宗遣內侍裴愈齎御書賜其家文撫遣弟文舉詣闕貢土物為謝太宗飛白一幅曰義居人以賜之授文舉江州助教於是詔旌表其門閭自是每歲入貢必厚賜答之

甲辰以皇兄元佐為左金吾衛上將軍復封楚王聽養

疾不朝上始欲𡙁元佐第元佐固辭以疾曰雖來不敢見也由是終身不復見　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錢若水罷為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先是太宗為若水言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金拖紫躍馬食肉前呼後擁延賞宗族此足以為榮矣豈得不竭誠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為光寵忠貞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榮遇之故而効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太宗然其言

及劉昌言罷太宗問趙鎔等曰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言多至流涕太宗曰大率如此當進用時不能悉心稱職一旦斥去即汍瀾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泗蓋鎔等迎合上意爾呂蒙正罷太宗又謂若水曰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為宰相今退在班列想其目穿望復位矣若水對曰蒙正雖登顯貴然其風望亦不為忝昌僕射師長百僚資品崇重又非寂寞之地也且蒙正固未嘗以

退罷黜悒悒當今巖穴高士不求榮爵者甚多如臣等輩
但茍貪官禄誠不足以自重太宗默然若水因自念人
主待輔臣如此葢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
退之道以感動人主故也將俟滿歲即移疾會春旱太
宗焦勞甚若水不敢言既而西邉用兵越明年太宗宴
駕章不果上上即位若水以母老請解機務章再上乃
得請召對便殿命坐慰勞入對苑中從容數刻上問近
臣誰人可大用者若水言中書舍人王旦有德望宜任

大事上曰此固朕心之所屬也若水好汲引後進推賢重士胷中豁如也其在樞密同年生有為縣佐者每謁見若水必序齒而拜之談苑載若水辭位事甚美但頗顛倒又誤以對呂蒙正寂寞事為劉昌言按昌言罷樞密在蒙正罷相前三月蒙正罷相時昌言已在襄州矣今皆改正之又田畫記若水事云王曾罷相章聖語若水若水憤而出被道士服歸嵩山此尤誤今不取　上居憂日對輔臣於禁中每見呂端等必肅然拱揖不以名呼端等再拜而請上曰公等顧命元老朕安敢上比先帝又以端膚體洪大宮庭階戺頗峻命梓人為端納陛

秋七月乙丑御崇政殿召端等訪以軍國大事經久之制端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上甚嘉納

丙寅令諸路轉運使更互赴闕詢以民間利病　吏部郎中直集賢院田錫應詔上疏曰陛下臨御以來親庶政以仁接大臣以禮聞奏山陵諸事必泫然流涕聞奏靈州往事必惻然動容聖智淵深臨事能斷睿機神速馭下以寛濟之以嚴明小人屏退而斂跡博之以詢訪大臣畏愛而推誠臣未見時政之是非亦未見人君之

過失若軍旅措置之宜非臣所能知若黎民利害之本惟臣輙敢議民之利莫先於省征徭寬賦役民之害莫大於用兵甲輓芻粟利害有大小康濟有先後今利害之大者無先於捨靈武康濟之先者莫重於安關輔捨靈武則甲兵不興甲兵不興則輓運自息輓運既息則關輔必寧關輔既寧則四方無虞四方無虞則四夷無事臣今所憂者關西二十五州軍昨經靈武之役不勝困獘加以時雨稍愆秋田失種府庫未實倉廪尚虚若

西戎輒敢騷邊北敵忽來犯塞則朝廷何以備之關輔何以寧之臣慮此患必生臣謂此災必有何以知之臣竊聞去年九月十九日未時永興環州慶州延州清遠軍隰州同日同時六處地震塌損城墻毀壞廬舍在處州府不敢不奏所屬轉運不敢不申泊靈州送糧草回來死者十有餘萬議者即云地震已應於此臣則未以為然夫天垂象動而不息地生物靜以為常苟當靜而動是失其常若永興環延慶隰清遠軍六處地震臣亦

竊見報狀延州路祇候冬官正楊文謐奏稱其月是戌月又是戌日未時自北上來臣以為當靜而動動之方位既在關輔將來慮至戌年豈無在下者輒動乎關輔若有寇盜弄兵萑蒲聚嘯跨連州郡僭稱王公則臣慮西川復保劍閣之阨南方復恃重江之險閩中越中淮南湖南豈無見利忘義之人豈無幸災乘便之賊願陛下思之禳此災者在脩德除此患者在早圖德之修者以誠信感神明以言行動天地以簡易理機務以清靜

安黎元圖於早者減關市之征放筦榷之利捐減租賦優復流亡鄉閭與人為害者募之入軍郡縣在官未理者命之移任設制科使懷方抱器者悉為朝廷所用置屯田俾棄本競末者盡為户籍所收鑄農器以給之儲時種以貸之免五年之租徵十年之生聚如此輸民民無不安如此安民民無不泰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既知禮節又知榮辱則豈敢為寇盜豈敢犯禁令禁令既不敢犯盜寇必不敢為又何憂嘯聚

之虞又何慮侵擾之患此置屯田其利一也制舉科目不可具陳今畧舉可設者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道侔伊吕才比管樂科傳道經典達於教化科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文堪經邦科武足安邉科臣伏覩太祖朝曾設制科于時勑限三千字已上字數既多書寫不易賜食之後就試以来既對天顔豈無兢懼又值日晚固不遑寧雖有經邦之謀豈能周悉雖有安邉之策靡暇敷陳今若設此科條但用漢

時公孫弘董仲舒所試之法則往復問答旣盡見其才
謀品藻甄升信無遺於器業此設制科其利二也與人
為害者募之入軍則鄉閭靜謐在官未理者命之移任
則臧否詳明稅賦蠲減則民稍蘓流亡優復則民不散
放莞榷之利則米麥可充於邊備減關市之征則商旅
交通於萬物暫如此五年則關輔之民必安暫如此十
年則靈武之役必息若以此下主者若以是問有司必
以臣不達時機必以臣不諳世務必以臣只知蠲減稅

賦以息黎元而不知供軍日費之多少必以臣只知除放蠲免摧以安疲俗而不知歲計備邊之盈虛臣豈不知沿邊有屯兵豈不知備邊須積粟豈不知歲時衣裘之賜錫豈不知將卒酬賞之須宣豈不知上供京師之貨財豈不知量留州郡之物色然以臣所見則帝王所務當務廣大官吏所守各守職司所職為主計之臣不得不聚斂供億所司在主計之職不得不經度有無然天生時而地生財下用力而上節用時不可失故授時勸

農使不失時財生有數故務畜勸分使不乏用財之生
也有數上之用也有節則民力不困國用常豐今未喻
國家有九年之蓄乎未喻西北隅邊圉有六年之蓄乎
未喻陝西二十五州軍有三年之蓄乎訪聞糴麥糴穀
以充折變將無作有以應供輸謂供輸不得不然不然
則軍儲無備謂折變不得不然不然則軍食不充若如
是可見陝西二十五州軍無三年之蓄加以民憂再送
靈州糧草臣慮變故從此生臣憂禍亂從此起變故未

生陛下得不慮之禍難未起陛下得不思之若以靈州送糧草之人死者十餘萬已應地震之災即國家昨已降勑榜撫諭軫恤也若未應地震之災則臣慮變故起於關輔關輔既有變生則西川上供錢帛恐未能上供南北常貢物貨亦未得常貢上供既有阻常貢復未來乃是國家只知督責關輔之貨財只知供備靈武之糧草是急小利而忽大利捨遠圖而勞近謀願陛下謀之於未兆則易謀理之於未亂則易理臣又聞朝廷昨差

使臣往諭邊賊以禮義覦其來意以恩信導其歸心李繼遷既忽聞朝廷告哀亦能舉部族大臨縞素受命貢奉謝恩既未聞乞守塞垣又未聞乞歸朝闕大臣必有擬議必有臧謀謀之允臧計必先定今山陵既在近邊塞雖無虞黎元尚未蘇倉庫尚未實邊防或有騷動朝廷何以枝梧關輔或有亂離朝廷何以制禦謀之正在今日理之正當是時時不再來又不可失無使有心者知關輔亂而謂劍閣可守無使適變者見關輔亂而謂

天塹可憑無使關輔所得之貨財不侔吳蜀所得之貨財無使關輔所守之疆土不侔吳蜀之疆土關輔靜則蜀貨吳財交至關輔亂則劒外江南各有所守此所謂捨小利而必得大利無遠慮則必有近憂也錫自注云至道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奏

翌日錫又奏臣未喻陛下降詔以来有人上言否未審下詔之後有人抗疏否若未有人上一言未有人抗一議即望陛下再降優詔曲喻聖心虛竚以待賢良矜容以求直亮則懷才抱器者安敢有所隱蹈

忠履信者必盡有所伸臣昨日所上奏章所陳鄙見止
為關右一時之弊止為河西一處之言餘未悉陳慮煩
聖覽須至備述庶補達聦今靈州閉壁以待饋糧無
外援不敢禦寇昨聞百姓饋送糧草死者十餘萬人糧
草二十五萬到者七八萬糧草不到者非戎人刼掠之
百姓不來者非戎人殺戮之是自相蹈藉或因被刦奪
飢餓既衆死亡遂多去雖援之以甲兵田即害之者士
卒今關西父哭子弟哭兄妻哭夫悲哀之聲感動行路

寃枉之苦軫惻聖心臣謂非十年未見生其民民生十年方可充力役臣謂非十年未能聚其財財聚十年方可備供億於三十年閒陛下生之聚之教之化之然後致太平然後臻至理今臣年五十八事陛下十二年年七十已當外退十二年閒願伸微勞以答聖恩願罄真誠以報大造然犬馬之年未必保餘齡葵藿之心幸得承委照則未退休閒有合言不敢不言未隕越閒有合奏不敢不奏願陛下所務者廣大所圖者幾微幾微者

事之先廣大者君之體陛下方欲求至理致太平無忽
事之未萌勿輕事之未兆臣聞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
處霸者與臣處亡國之君與厮役處與師處則無為無
為是無事與友處則機務簡易德業光大駁雜者霸道
不足為陛下言之暴慢者亡國安敢對陛下陳之道尊
德盛者帝之師才高識遠者王之友今陛下膺聖既與
天同極聽斷乃與日惟新若道尊德盛者陛下勞謙以
師之才高識遠者陛下推誠以友之友之則四友斯來

師之則三師可至師道見尊則天下何憂不理王道得友則天下何慮不寧臣昨日所奏望陛下且留中不出為言地震災祥之必有為言下動叛離之將作非外人所可得而知非大臣不可得而議留中未出之際略與大臣言之其中可行之事更令近臣議之擬之而後動天下無異議中外無異言擇善而從之從長而行之不為橫議所非不為非理所破豈獨微臣之幸其實國家之福（錫自注云至道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奏此）上它日謂宰相曰近詔中外

咸貢直言庶聞朝政之闕以警朕心而群臣奏對多及瑣細之務曾無遠大之略甚非所望也惟田錫康戩陳詞不繁指事尤切張齊賢頗留意於民政乃出其疏示端等曰卿等詳酌行之先是錫以加恩官告賜崇信節度使王顯於秦州覲闕右之民困河西力役故連上章極言其事云錫前疏以七月二十五日上後疏以二十六日上此錫自注今並附月末錫傳云錫使秦州賜王顯加恩官告覲闕右諸州奉河西力役生民重困連上章極言其事按錫第三章乃十一月十七日工令移入本月日上出錫等疏付呂端此據寶訓康戩及張齊賢不知論何事當考

八月己亥以曹彬為樞密使兼侍中罷旋鉞罷旋鉞此據會要

戶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向敏中給事中夏侯嶠並為樞密副使上謂之曰近密之司典領尤重必素有名望端亮謹厚者處之乃可鎮靜而責成彬以耆舊冠樞衘之首敏中及嶠佽助之兵機邊要有所望矣敏中明辯有才略遇事敏速先是西北用兵敏中專主謀議至于二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嶠仕藩府最舊故首加擢用焉　舊制宣徽使著位在樞密副使之上

於是以客省使簽書提點樞密宣徽院諸房公事周瑩為宣徽北院使瑩請居樞密副使之下詔從之瑩初與劉承規同簽書提點樞密宣徽院諸房公事瑩既遷承規亦罷自後不復置此職

乙巳令曹彬赴中書禮上彬請就樞密院上以彬位兼左相特寵異之

上以漢唐封乳母故事付中書因問呂端曰斯禮恐不可行朕不敢以私恩紊正法也端奏曰前代舊規斯可

行矣或加以大國或益之美名事出宸衷禮無定制已酉詔封乳母齊國夫人劉氏為秦國延壽保聖夫人是月西川都廵檢使韓景祐行部至懐安帳下廣武卒劉旴謀作亂夜率衆襲景祐逾垣獲免旴遂掠懐安破漢州及永康軍蜀州所至城邑望風奔潰時益州鈐轄馬知節亦兼諸州都廵檢領兵三百追旴至蜀州與之角鬬自未至亥賊懼走邛州招安使上官正飛書召知節還成都計議知節曰賊黨已踰三千若破邛州必越

新津大江去我九十里官軍雖倍制之亦勞不如出兵迎擊破之必矣即率所部夜渡江屯方升鎮與賊遇而正亦尋領軍至共擊斬盱其黨悉平盱自起至滅凡十日庚申詔以正為南作坊使賜知節錦袍金帶將士錫賚有差遣使按驗景祐及諸失守官吏遞貶降之正始無出兵意知益州張詠以言激正勉其親行仍盛為供帳餞之酒酣舉爵謂諸軍校曰爾曹俱有親弱在東蒙國厚恩無以報此行當亟殄賊無使逃逸若師老曠日

即此地還爲爾死所矣正由是倍道力戰及凱旋詠迎勞大出金帛行賞士重傷者先賞之獲級者次焉衆皆悅服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十二

宋 李燾 撰

太宗

至道三年九月丙子上因言西川叛卒事輔臣或曰蜀地無城池所以失其制禦上曰在德不在險儻官吏得人善於撫綏使之樂業雖無城可也寶訓以蜀城為趙鎔之言然鎔時已罷樞密矣今不取李允則傳載允則自蜀使回請如上官正議築城當别時事此時但朝議偶及此耳故不可

并書

初上命左藏庫使楊允恭等崇儀副使竇神寶等馳傳往西邉圖上山川形勝是日上御滋福殿召輔臣以圖示之歷指州縣堡壁謂曰朕已令屯兵於内地且簡其閑冗轉餉當遂減省矣允恭因建議自環州入積石抵靈武才七日程芻粟之運其策有三以人以驢其費頗煩而所載至少莫若用諸葛木牛之制載以小車令鋪卒分運每一車四人挽之旁設兵衛加戈刃於其上寇至則聚車於中合士卒之力禦寇於外尋為議者

所沮而止遣使圖西邉形勝真宗之意欲罷出兵自固吾圉非務攻略也寳訓乃云善用兵者必先相地利恐上意實不然今不取

戊寅以長葛縣令孔延世為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并賜九經及太宗御書祭器加銀帛而遣之詔本道轉運使本州長吏待以賔禮延世孔子四十五世孫也

壬午左正言直史館孫何表獻五議上覽而善之其一參用儒將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晉漢至唐皆選儒臣統兵當時武臣未有出其右者五代始分事

任文相是非古謂元戎無不統攝爰自近代又有供軍糧料隨軍轉運之目使者往返託稱上旨動必中覆實戾成算陛下於文儒之中擇有方略之士試以邊任委之勿使小人撓其權閫外制置一以付之境内税租榷利一以與之監陣先鋒之類悉任偏將受其節度文武參用必致奇績其二中明太學曰士風偷薄世態稍頑賤古道於儒官慕他岐於天府闒茸之士始入泮林英豪之流例趨京兆而又兵戈繼起經制莫存絃誦之義

皆亡郡縣之學盡廢盖以定令之初綱條踈闊六館升降總限門蔭之高甲兩京薦論曾無科禁以釐革遂令淺俗扇以成風外地則絕無學生神州則悉號鄉貢下至工商雜類方遊太學廣文青青由是不歸擾擾於馬興制近隆明制懲科場之積弊立貢士之新規申命有司十取其二然臣以為尚有未盡者國家必欲開孤進之路闢至公之門莫若再舉令文復嚴經術使寒儁之士由鄉里以升聞世禄之家自成均而出仕太學不得

補庶人之子神州不得貢鄉士之門貴介綺紈府送者有罪草莽韋布監收者黜官其在外郡或駢繁縣如富庶者皆按舊典重立學官俾選耆儒碩生為之博士助教精加課試公與薦延歲終仍依新條限以人數發解必有軼羣之異行拔俗之英才亚由鄉庠亦許公議夫以文取士既已失之取之乖方弊將安救今士子名為鄉舉其實自媒投贄于郡府之門關節于公卿之第屬詞比事合格者不過雕蟲任傳棄經入流者未逾章句

若不收之學校選自州閭實慮他時益成薄俗茲事體大惟陛下特達而行臣出身之初亦自府解豈敢忘本遽陳此謀蓋目擊輕浮心知謬濫是以冒不測之罪罄狂夫之言焉其三釐革遷轉曰伏見國家撫有多方並建衆職外則郡將通守朝士代行關征榷酤使者兼掌下至幕府職掾之微咸自朝廷選補而授用人既廣推擇難精貢部上名動逾千計門資入仕又不在焉按宋史作亦及百人稍著職勞即陞京秩將命而出冗長尤多既躬祀

圜丘誕敷霈澤無賢不肖並許叙遷至使評事寺丞纔數載而通閨籍賛善洗馬不十年而登臺郎竊計今之班簿臺省宮寺凡八百員玉石混淆名器猥濫異夫虞書考績周官計治之法也臣誠至愚竊所未喻有唐舊制每郊禋慶宥但進階勲而已今若十年之内肆赦相仍必恐京僚過於胥徒朝臣多於州縣豈惟連車平斗之刺亦有販材按宋史作敗財假器之失况禄廩所賦必自地征地征所來須從民力何必空竭公藏附益斯人已授

者朘削既難未遷者防閑宜峻古人所謂損無用之費罷不急之官正在此也伏願特降詔書自今郊祀群官不得一例遷陟必若績用有聞才名夙著自可待之不次豈祗歷階而升至於省併吏員上繫宸衷與奪其四復制科曰唐室參古今之制取天下英俊失在禮部得於制舉禮部則進士明經解詁句讀聲病偶對者也制舉則賢良體用等科財成制度寅亮經綸者也國家廓土闢宇立太平之基然而制舉未復諸途美官惟進士

明經遁資以升豈不念林壑非常之士有遺棄乎臺閣所進之人有僭濫乎其五行鄉飲曰鄉飲之禮所以示尊卑長幼賓主之序秦燔詩書其禮遂廢因循未復實有遺恨望詔禮官舉故事而行之　監察御史王齊上疏陳十事一擇左右二分賢愚三正名器四去冗食五加俸禄六謹政教七選良將八練兵戎九修民事十開仕進其畧曰賢愚治亂之本也大賢則能盡治衆務兼通百職其次但懷一長負一竒亦可矣愚者不必塊然

無慮蚩蚩為民蠧守小謹者似德懦怯懦者似恕容姦惡者似仁蘊諂諛者似恭恣傾陷者似智好詆訐者似直樹朋黨者似義肆苛刻者似忠貪禄位者似勤若斯之流雖愚而類賢用之則速亂之基也又曰官不必備惟其人又曰位以德舉不以序遷茍能慎選其人各守其官則綱紀必正又曰官多則事繁吏多則民殘欲事不繁莫若省官欲民皆安莫若省吏天下所以未極清淨者由官吏多之故也為陛下計宜減分局之官省監

臨之數擇百司之吏選技術之工去纖巧之匠停老弱
之卒汰緇黃之流自然無曠土無游民公庭肅而百事
舉矣又曰官多俸薄不若俸厚而官少若盡去冗食復
其全俸則二人之俸可以周一人之用衣食既足廉恥
自興又曰今民政之闕者田稅未均榷酤未寬土木未
停督斂未平牧宰未良田稅不均則兼并之家私土多
而公田少剥上損下在於此矣榷酤未寛則民多犯禁
而為盜且山海酒麴之利皆民所共今盡奪之是與民

爭利反害之也或少寬之國用未必乏而民且不犯矣土木未停則民困於力役而國用多費且廣興寺觀意將祈福曾不知求福在乎修政又何土木之為夫督斂不平則民受刻削而刑禁濫施益簿書舛謬遂至償納或祖父所負延及子孫或本非主守而均於干繫或不自侵欺而類於失陷彌年累歲箠楚日加無益於官徒傷於衆夫牧宰不良則民受弊而政不行益貪猥者貨賄公行殘暴者刑罰不節執滯者通變莫適怯懦者狡

吏肆毒又曰銓選之門徒有其名莫責其實有殿者雖加厚罰有最者莫見明揚或驟遇寛恩則不限其功過靡逢舉薦則終困於徒勞又曰貢舉不嚴則權勢爭前而孤寒難進必欲均之莫若令皇朝三品及見任文武升朝官子孫弟姪薦名於兩監而未升朝官子弟及白屋之士薦名於州郡然後升於禮部第其可否亦兩分之若然則權勢異途孤寒自進矣　刑部員外郎馬亮上疏言陛下初政軍賞宜速而所在不以時給請遣使

分往督視又州縣逋負至多赦書雖為蠲除而有司趣責如故非所以布宣恩澤也國朝故事以親王判開封府地尊勢重疑隙易搆非保親全愛之道契丹仍歲内冦河朔蕭然請修好以息邊民凡四事　比部員外郎刁衎上疏言陛下纉圖伊始布政惟新所宜上順天心下從人欲邀善以去惡避毁而來譽道唐虞之治斥辛癸之亂私賞無及於小人私罰無施於君子任賢勿貳去邪勿疑開諫諍之門塞讒佞之口愛而知其惡憎而

知其善無以春秋鼎盛而躭於逸遊無以血氣方剛而惑於聲色若太祖之勤儉若大行之恵慈荅天地敷錫之恩思祖考艱難之業則周成漢文三宗之美不可同年而擬議也

庚寅閣門奏每月朔望群臣赴萬壽殿哭臨十月朔在壬辰請改用九月晦上問呂端曰此何禮也端曰隂陽家以辰日為哭忌上曰哀疚之情寧有所避乎不許

先是壽州獻緑毛龜金文界道粲然上以為介蟲而毛

天意或有所警戒令宰相詳考以聞於是呂端等言曰臣等寡聞安能究知天意然嘗聞於師曰聖人之意與天合符苟睿思徘徊屬於一物必神靈肹蠁有所啟焉今神龜所得之地地名壽春陛下頃升皇儲實自壽邸由是言之則是龜也特為陛下而生將使陛下後天而老既壽且昌乎又龜在水族義主於陰介者剛物也毛者柔物也夫戎夷之類皆稟陰氣天戒若曰將有剛獷不賓之敵柔伏來庭乎且陛下自即大位首念西人困

于飛輓繼遷兇羯亦降使推恩不問前罪且繼遷亡命日久亦厭兵矣脅從之黨亦厭亂矣悛心革面匪朝伊夕北戎倔彊爲患滋深部族攜離復荐飢歉必恐相率懷柔願伸欵附望陛下欽若天意彌闡皇猷雖休勿休日慎一日則靈物之出豈徒然哉上曰卿等所陳甚爲詳備然朕以爲龜有毛者文理之象八卦蓋文理之實也附卦生毛文理之華也豈天意有所屬乎卿等其悉心修輔慰朕意焉

冬十月陳宋州並言先貸民錢千萬令市牛價納外所負尚多許隨來嵗夏秋稅輸送詔悉除之　知益州張詠奏屯駐兵士所請錢乞依元降宣㫖銅錢一文與折支鐵錢五文是時陜路轉運使韓國華到闕又言川陜州縣幕職官等所請月俸銅錢一文止支錢二文望增加鐵錢分數帝令支銅錢一文易給鐵錢五文會要至道三年十月事咸平三年五月又五年七月可考

已酉葬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於永熈陵

十一月甲子祔神主於太廟太宗廟未見樂舞名當檢以懿德皇后配又祔莊懷皇后於別廟　上初祀天地宗廟有司請署祝版上涕泗交下不能署者久之靈駕發引上與諸王徒步號慟從至乾元門禮官具禮遣奠畢改吉服上不忍哭踊盡哀縗服還宮及神主至京迎拜涕咽觀者莫不歔欷祔廟前霖雨至日頓止咸謂孝德所感也先是上謂參知政事李至等曰神主至京朕欲親導及拜辭於禮可乎至曰此禮前代所闕陛下行之足以爲萬

世法矣即具儀以聞時有建議請增損舊政者上曰先
帝賜名之日撫朕背曰名此欲我兒有常德久於其道
也罔極之訓朕何敢忘因涕泣沾衣左右無不感咽此事出寶訓孝德門云是咸平初因附見導迎神主之後本紀云請改御名與寶訓異
丙寅德音降兩京死罪以下囚緣山陵役民賜租有差
復分三司勾院為三命官各判之以太常丞王欽若判
三司都催欠憑由司欽若新喻人初為亳州判官監倉
天久雨倉司以穀濕不為受民自遠來輸租食穀且盡

不得輸欽若悉命輸之倉且奏不拘年次先支濕穀即不至朽敗太宗大喜手詔褒答因識其姓名及開封府以歲旱蠲十七縣民租時有飛語聞上言按田官司欲收民情所蠲放皆不實太宗不悅御史臺探帝意請遣使覆實乃詔東西諸州選官閱視亳州當按太康咸平二縣遣欽若行欽若覆按甚詳抗疏言田實旱開封止放七分今乞全放既而他州所遣官並言諸縣放稅過多悉追收所放稅物人皆為欽若危之踰年而上即

位於是擢用欽若因以其事語輔臣曰當此時朕亦自懼欽若小官獨敢為百姓伸理此大臣節也欽若既為三司屬虞部員外郎毋賓古謂欽若曰天下宿逋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病不能勝僕將啟而蠲之欽若即夕命吏治其數翌日上之上大驚曰先帝顧不知耶欽若徐曰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收天下心爾上感悟卒從其言毋賓古未見邑里按二縣稅此據沈括筆談毋賓古事歐靖聖宗撥遺及國老閒談皆有之新傳亦已收入本傳稱度支判官毋賓古乃咸平元年四月辛亥賓古初以虞部員外郎為度支判官而已

已酉日遣使四出放欠益行欽若之言也欽若雖因賓古乃建白然不必賓古在度支上賓古素有此議不必在度支乃發令但稱其官庶不相牴牾記閒稱欽若亳州秩滿太宗擢為京官按欽若本傳自亳州推官遷秘書郎監廬州稅而附傳載欽若為亳州推官監司薦其才就除亳州判官改秘書郎監廬州稅似不緣監倉被知也疑不敢著今但云識其姓名沈括筆談云首擢欽若為右正言為右正言乃二年二月事其初但為太常丞判催欠憑由司耳括誤也夏竦作欽若行狀云欽若為亳州防禦推官屬朝廷遣著作佐郎直史官曾會中使李如信察近郡風俗吏民狀公政迹會等上之有詔褒諭就遷判官按此則曾會非守臣也沈括筆談云亳守曾會素以公輔期欽若故遣覆按二縣稅臨行戒之與竦行狀差殊今不取又云屯田員外郎舒雅薦欽若文藝可稱溫裕有素特改秘書郎司市徵於泗上真宗即位就遷太常丞有詔舉三司判官給事中喬維岳薦

之名判憑由理欠司王皞百一篇云計省故事凡禁中用度須索供億皆中覆所用給文憑支破王欽若判憑由司司曰至尊中用度豈臣下所預乃建白設御寶憑由司於是外不復有所關防真宗始創法專意明察羣下不敢欺末年不豫日久所費不貲迄今為弊攸司出納之吝無由施矣冀公由之大用寵任無比皞載欽若被知與他書絕異附見當考祥符元年三月詔御寶憑由不經三司與此相關

巳巳詔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錢若水修太宗實錄若水舉官同修起居舍人李宗諤與馬上曰自太平興國八年巳後皆李昉在中書日事史策本憑直筆若子為父隱何以傳信於後代乎除宗諤不可餘悉許之 是

日同幹當審官院通進銀臺司封駁事田錫又上疏曰臣昨七月二十五日所進封章爲言地震之災是彰下動之象臣經宿思慮以其事非外人所可得而知非大臣不可與之議臣遂曰憂懼以所奏請陛下且留中不出乞陛下與大臣略言至二十六日再上封章所貴謹密未審陛下曾以其事與大臣評議否不知大臣曾聞其事爲陛下商較否今地震之災漸見下動之象已萌臣見銀臺司諸道奏報自九月初至冬節前申奏賊盜

不少今不一一具奏慮煩聖聰且據其可言者一二而言之九月四日施州奏群賊四百餘人驚刼人戶十月七日滑州奏有賊四十餘人過河北十五日衛州奏有賊七十餘人過河北十九日絳州奏垣曲縣賊八十餘人殺縣尉成柄西京奏十月二十三日有賊一百五十三人入白波兵馬都監廨署並劫一十四家至午時奪州船往垣曲至河陽鞏縣界濮州奏群賊入鄄城縣單州奏羣賊入歸恩指揮營濟州奏群賊劫金鄉鉅野縣

郭十九家永興軍奏虎翼軍賊四十餘人刼永興南莊今月二日西京奏王屋縣賊一百餘人白高渡潰散軍賊六十餘人七日陜府奏集津鎮羣賊六十餘人並驚刼人戶至午時乘船下去峽石縣群賊自河北渡過河南八日西京奏草賊見把截土豪鎮官私往来不得豈有京師咫尺而羣盜如此邊防寧靜而叛卒如是臣所謂地震之災漸見下動之象已萌臣為陛下憂之臣每見宣命指揮以諸處奏報但令巡撿使臣掩捕但令巡

檢分地襲逐而安之討之未見其嘉謀備之禦之未見其遠慮若其勢漸盛而有謀者與之為謀其力難制而思亂者濟之為亂乃是國家失於早圖乃是朝廷失於輕事今地震之災漸見陛下何不早謀而杜其漸下動之象已萌陛下何不熟慮而防其萌臣七月所奏望再取披詳今所奏望必垂聽信防其萌正在今日杜其漸不可失時近京盜起既如此向西民困又如彼昨楊允恭請置糧草車三千輛要推車兵士一千人廬之翰兩

狀奏乞自京支撥錢四千五萬貫度支奏靈州五月下旬米每升一貫文要車子運糧是邉上倉廩素無儲備矣請自京支錢是關右帑庫素無積蓄矣奏米每斗十貫文即靈州軍民今已餓殍矣未審朝廷惜靈州有何所得棄靈州有何所失若因力役永息而中原難起制禦失宜而外方變生實謂所得不如所失也今陛下宜精於所慮斷在不疑若惜靈州必然有益於國家即乞明降勅書曉諭天下使天下知之棄靈州必然有損於

國家亦乞明降勑牓曉諭使天下知之曉諭之意以穌息萬民為意取捨之謀以優卹萬民為謀令邉敵知取捨之謀使中外知損益之理示朝廷之大體表王道之至公此所謂陛下修德以禳地震之災此乃是陛下早圖以防下動之象若賊勢漸盛民患未除而謀慮之不深翦滅之未得被賊輒據州郡僭稱公侯河北倉廒能先占取河西部落来與結連百姓力役之未休四方觀望而相效此事非細繫社稷之安危此事非輕係朝廷

之治亂今廟堂之上必有嘉謀樞軸之間必有善計若言小小寇盗不勞聖慮憂虞若以屢屢指揮只令使臣捕逐如此則羣盗終難翦滅如此則諸處終未平寧若賊徒聚得三二千人徑渡淮南往保吳越則運糧綱船不至京師矣若賊徒取得一二州郡善據要衝則上供錢帛不充國用矣因此則人情必有向背人情必有向背則軍情豈無動揺當此時北敵輙來騷邊陛下不得不憂西戎輙來犯塞大臣不得不懼臣今所言激切不

為身謀所慮安危實為國計

先是西鄙運糧詔以諸軍代民輓送已卯士卒亦令歸

仍賜緡錢苦寒故也　上御便殿閱殿前指揮使內殿

直騎射鬬𦂳擢精銳者十餘人先是彎弓二百斤放長

箭者謂之大弓箭止能步射有王貴者自言能馬射於

是馳鞚引滿綽有餘勇加賜緡錢

乙酉廢理檢院

是月有司言冬至祀圜丘孟夏祀雩夏至祭方澤請奉

太宗配上辛祈穀季秋大饗明堂奉太祖配上辛祀感生帝孟冬祭神州地祇奉宣祖配其親郊圜丘奉太祖

太宗並配詔可

十二月甲午錢若水等言所修太宗實録自太平興國八年以前君臣獻替不著於話言淳化五年以前親決萬幾不聞於策府請降詔旨許臣等於前任見任宰相參知政事樞密院使三司使等處移牒求訪以備闕之

許之

丙申追尊賢妃李氏為皇太后后丧先殯於普安院於是議改卜園陵立忌建議有司言案周禮春官大司樂之職奏夷則歌仲吕以饗先妣先妣姜嫄也是帝嚳之妃后稷之母特立廟名曰閟宫晉簡文宣后即不配食築宫於外歲時享祭唐先天元年始祔昭成肅明二后於儀坤廟又元宗元獻楊后立廟於太廟之西稽於前文咸有明據望令宗正寺於后廟内修奉廟室為殿三間設神門齋坊神厨以備薦饗從之又言先逺之吉時

序尚賒猶處殯宫未克進祔薦饗之制慮有闕如禘討禮經蔑聞前範稱情起義自我而初欲望自今朔望及諸節四時薦新並就攢宫權設幄殿命内臣奉事又從之

辛丑詔諸路轉運使申飭部下令長勸課農桑　先是上訪宰相以靈武事宜參知政事李至上疏曰伏以河湟之地夷夏雜居往者唐都長安密邇京邑陷復盟叛其事不常古先聖王置之度外唯驅除而已亦何必使

禮義之鄉竭膏血以奉無知之俗較其勝負哉且賊繼遷蠢爾賊類騷動疆埸然臍不足以弭怒擢髮不足以數罪然聖人之道務屈已含垢以安萬人葢所損者小所益者大耳臣不敢廣引前史上煩聖聽直以唐憲宗時一事明之王承宗據鎮陽叛命邀旌鉞未獲潛使客刺武元衡傷裴度其為罪逆大矣而憲宗以百姓之故下詔雪之伏自先帝厭代陛下肇位赦繼遷之罪厚推賜與降尺一之詔慰其反側命一介之使諭以綏懷此

時中外之人皆曰陛下以元元為念不以大憝介意斯實元和之君不能遠過臣料彼脅從亦厭兵久矣茍朝廷舍之不問待之如初以厚利啗之以重爵悅之亦安敢迷而不復訖於淪胥哉至於靈州自鄭文寶為國生事致朝廷旰食懷西顧之憂關輔生靈困轉輸之役積骸蔽野十室九空餓殍滿城邊氓盡沒嶍然空壁老我師徒而張順待飼者不下五千送糧四十萬而止獲六萬此則求欲固守不可得也臣料繼遷若急攻不已則

城危可知今緩而来者意欲竭我財用困我民力墮彼之計也當此之時若不能改絃易轍則前日之患未艾也請粗言之鄉者鄭文寳絶其青鹽不入漢界禁其粒食不及蕃夷使彼有辭而我無謂此之失策雖悔何追於是熟戸之人亦同叛渙今若復令禁止不許通糧恐非制敵懐遠不戰屈人兵之意也且獸窮則搏鳥窮則啄若乗秋入寇伺隙窺邉則朝廷安可不發兵以禦之師興矣必竭芻糧闗輔之人又不堪命輾轉東夏則懐

孟西洛亦無聊生陛下何不深思遠慮防未萌之患臣嘗見唐田承嗣久拒王命代宗念百姓無辜罹患每含忍之初興師討伐元載王縉聞魏州鹽價高請於要路加兵守捉禁鹽入彼以弱其人代宗曰朕意與卿全殊卿欲禁鹽朕欲開路從鹽入承嗣一人負朕魏州百姓何辜朕為之主不能卹養致使兵戰塗炭有愧良深焉得更扼喉命以重其禍尋而承嗣抗表束身歸朝臣謂陛下宜行此事以安邊境使其族類有無交易售鹽以

資其利通糧以濟其命彼雖蕃夷必翻然向化互相告諭皆感恩服德背逆助順則繼遷小子孫而無輔又安能為我蜂蠆哉今靈州不可堅守萬口同議非臣獨然皆以為移朔方軍額於環州亦一時權道也且彼之戸口四千有餘今則不盈數百矣彼之租課四十五萬二千有餘今則無孑遺矣安可復守之俟我民庶完葺聖德廣被流沙葱嶺皆為内地何止朔方一郡哉或曰靈州者咽喉之地西北要衝安可棄之反為敵有臣應之

曰此謂咽喉者必金城湯池屯兵積粟四出以邀之多方以扼之今則閉壁而已自固不暇何咽喉之有哉且螫手斷臂事非獲已蓋所保者大況繼遷之衆行逐水草居無定所豈有如漢兵守陴必不然矣又曰設使靈州既棄必為繼遷所據若且耕且戰足食足兵或求請無厭若為應副或事勢轉大何以枝梧臣又對曰假如靈州不棄何以絶其求請何以弱其事勢且邀朔方而取張浦求請已多蓄戰馬而聚甲兵事勢已大但諸蕃

和則事勢弱事勢弱則求請絶故臣前謂使其族類有無交易售鹽以資其利通糧以濟其命使曲在彼而直在我問有罪而罰有名天地亦所不容鬼神亦所共怒繼遷不日當自滅亡何耕戰兵食之云乎於是李繼遷遣使修貢求備藩任上雖察其變詐時方在諒闇姑務寧靜因從其請復賜姓名官爵

甲辰以銀州觀察使趙保吉為定難節度使遣内侍右班都知張崇貴賫詔賜之

甲寅又以張浦為鄭州防禦使遣還按宋史太宗以浦為鄭州團練留京師

上初命翰林學士宋湜草保吉制湜知上意必欲歸其事於太宗因進辭曰先皇帝早深西顧將議真封屬軒鼎之俄遷建漢壇之未及眷兹遺命實付眇躬爾宜望弓劍以拜恩守封疆而効節上甚悅繼遷入貢正史實録會要並不著其月日不知何也制辭據朝野雜編與實録所載差異疑史官或加潤色耳雜編云真宗即位之次年又云張浦赭易簡草制不稱旨皆謬也今削去

初刑部郎中知揚州王禹偁準詔上疏言五事禹偁奏議云五月十八日上其一曰謹邊防通盟

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契丹雖不犯邊戍兵豈能減削繼遷既未歸命餽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倒懸尤甚臣愚以為陛下嗣位之始當順人心宜勑疆吏致書敵臣使達北庭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之罪復與夏臺臣頃在翰林見繼遷上表云乞取殘破夏州奉拓拔氏祭祀先朝雖有批答允許鄜州繼遷本是反側之人豈肯束身歸國今嗣統之後大振皇威亦恐繼遷令人進奉因舉前事彼必感恩此亦不戰屈

人之師也如其不從則備禦誅擒皆有方略且使天下
百姓知陛下屈已而為人也或曰富國強兵不可示人
以弱此乃誇虛名而忽大計者也其二曰減冗兵併冗
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伏以乾德開寶以來國家之
事臣所目覩當時東未得江浙漳泉南未得荆湖交廣
朝廷財賦可謂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敵國用亦足兵
威亦強其義安在所蓄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
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

謂廣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所蓄之兵冗
而不盡鋭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故也今誠能簡鋭卒
去冗兵而委之將帥用恩威法令駕馭之資以天下財
賦而曰兵不振用不豐未之有也臣愚以為宜經制兵
賦如開寶中則可以髙枕而治矣且開寶中設官至少
臣本魯人占籍濟上未及第時常記止有刺史一人李
謙溥是也司户一人今司門員外郎孫貴是也近及十
年朝廷别不除吏當時未甞闕事自後有團練推官一

人今樞密直學士畢士安是也太平興國中臣及第歸鄉有刺史程廷山通判閻暐副使閻彦進判官李延推官李宣監庫沈繼明監酒榷税筭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税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一州既爾天下可知冗吏耗於上冗兵耗於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以来取為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方今可謂盡矣何以知之只如茶法從古無稽唐元和中以用

兵齊蔡始建其法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貫東師以濟今則數百萬矣民何以堪臣故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者也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古者鄉舉里選為官擇人士君子修行於家行推於衆然後薦之於朝故政和而民泰歷代雖有沿革未嘗遠去此道隋唐始有科試得人之盛與古為侔然終太祖之世科試未嘗不難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重以周祖之後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廕故

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先帝齓德王藩覩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以取人舍短從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亦近萬人不無俊秀之才亦有容易而得臣愚以為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汎取二十載之霈澤陛下宜糾之以舊章伏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事至於吏部銓擇官材亦非帝王躬親之事比来五品以下謂之旨授官今則幕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太祖以来始令後殿引見因為常例

以至先朝詞選之徒多求僥倖臣愚以為宜以吏部還
有司依格勑注擬其四曰沙汰僧尼使民無耗夫古者
惟有四民治民者士也故受養於農工以造器用商以
通財貨皆不可闕而兵不在其數葢井田之法農即兵
也自秦以来以強兵定天下故戰士不服農是四民之
外又生一民所以農益困然而執干戈衛社稷理不可
去也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修寺歷代增加不
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而為六也唐韓

愈諫憲宗迎佛骨表備言其事假使天下有萬僧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疋是至儉也猶日費三千斛歲用萬縑何況五七萬輩哉又富者窮極口腹一齋一衣貧民百家未能供給不曰民蠹其可得乎臣愚以為國家度人衆矣造寺多矣計其費耗何啻億萬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若有靈豈不蒙福事佛無效斯可知矣願深鑒治本亟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一二十載不令度人不許修寺使自銷鑠而去之亦救弊之

一端也其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蹇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姦憸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言同體也得其人則勿疑非其人則不用凡議帝王之盛者豈不曰堯舜堯舜之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作司徒敷五教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咎繇作士明五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禹平水土益作虞大哉堯之為君可謂委任責成而無疑矣或曰誠如是堯有何功德耶臣曰有知人任賢之德雖堯之道去世遼遠恐不可

復臣以近世言之惟有唐之政可損益而行之元和中憲宗嘗命裴垍銓品庶官垍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諸司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陛下之明擇宰相數人猶有非其人者况臣之不佞擇數十人諸司長官常恐不逮若更擇庶官恐非致治之要當時識者以垍為知言顧陛下遠取帝堯近覽唐宗既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諸司長官自取僚屬則垂衣而治矣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語曰放鄭聲

遠佞人又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矣是以周文王左右無結轍者言皆賢也夫小人之徒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正心惟忌賢非聖帝明王不能深察舊制南班三品尚書方得升殿比來三品奉職卑賤可知或因遣使亦可升殿惑亂天聽無甚於此願陛下振舉紀綱尊嚴視聽在此時矣臣愚以為今之所急在先馭兵使衆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清濁殊途品流不雜然後難選舉以塞其源禁僧尼以去

其耗自然國用足而王道行矣今若不去冗兵不併冗吏不難選舉不禁僧尼縱使減人民之賦寬山澤之利其可得乎疏奏即名禹偁還朝旣用其策以夏綏銀宥靜五州賜趙保吉翌日命禹偁守本官復知制誥與兵部郎中史館修撰李若拙並命禹偁前以學士出在至道元年五月

戊午秘書丞勾當京兆府三白渠孫冕上疏言九事一擇賢才二詢讜議三遠邪佞四務節儉五明賞罰六慎號令七重使介八審薦舉九推恩信賜詔奬之尋召試

授直史館直館在明年九月今并書　國初罷節鎮統支郡以轉運使領諸路事其分合别未有定制京西分為兩路河北既分南路又分東西路陝西分為陝西河北西南兩路又為陝府西北路淮南分為西路江南分為東西路荆湖兩路或通置一使兩浙或為東北路其西南路實兼福建劍南初曰西川後分陝路西川又分東西路尋并之是歲始定為十五路一曰京東路二曰京西路三曰河北路四曰河東路五曰陝西路六曰淮南路七曰江

南路八曰荆湖南路九曰荆湖北路十曰兩浙路十一曰福建路十二曰西川路十三曰陜路十四曰廣南東路十五曰廣南西路咸平二年三月戊辰荆湖南北路始置兩使凡租稅有穀帛金鐵物產四類穀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麥四曰黍五曰穄六曰菽七曰雜子布帛絲綿之品十一曰羅二曰綾三曰絹四曰紗五曰絁六曰紬七曰雜折八曰絲線九曰綿十曰布金鐵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銀三曰錫鑞四曰銅鐵物產之品六一曰畜二曰齒革翎

毛三曰茶鹽四曰竹木麻草芻茭五曰果藥油紙薪炭漆蠟六曰雜物至道末嵗收穀二千一百七十一萬七千餘石錢四百六十五萬餘貫絹一百六十二萬餘疋紬絁二十七萬三千餘疋絲線一百四十一萬餘兩綿五百一十七萬餘兩茶四十九萬餘斤芻茭三千萬圍蒿二百六十八萬圍薪二十八萬束炭五十萬秤鵝翎雜翎六十一萬餘莖箭簳八十七萬隻黄蠟三十餘萬斤此皆踰十萬數者他不復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十三

宋　李燾　撰

真宗

咸平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改元

癸亥賜近臣歲節宴于宰相呂端第自是遂以為例

丙寅有司上皇太后李氏謚曰元德　翰林學士楊礪

等受詔知貢舉請對上召坐語之曰貢舉重任當務選

擢寒俊精求藝實以副朕心礪建隆初及第為榜首上
在開封時嘗問礪何年及第礪唯唯不對上然後知之
謂礪不以科名自伐益重焉礪性剛狠傲僻為文尚夕
無師法每作詩一題或數十篇在翰林制誥迂怪大為
人所傳笑
壬申昭宣使王延德上太宗皇帝南宮事迹三卷命送
實録院
癸酉始令諸王府記室翊善侍讀等官分兼南北宅教

授南北宅始北當考詳時南北宅又有伴讀然無定員是年十一月賜南宮伴讀李文藴緋然不知始于何時令附見百官志繫之祥符二年後誤也

甲戌詔諸路場務逋欠官物令主典備償者監臨官非同為欺隱勿令填納

初李至判國子監上言本監先校定諸經音疏其間文字訛謬尚多蓋前所遣官多專經之士或通春秋者未習禮記或習周易者不通尚書至于旁引經史皆非素所傳習以是之故未得專詳伏見國子博士杜鎬直講

孫奭崔頤正皆苦心強學博貫九經問義質疑有所依據望令重加刊正除去舛謬太宗從之丁丑蔡州學究劉可名又上言諸經板本多誤上令擇官詳校因訪羣臣通經義者至復以頤正對上曰朕宮中無事樂聞講誦因名頤正于後苑講尚書大禹謨賜五品服他日謂輔臣曰頤正講誦甚精卿等更于班行中選經明行修之士一二人具以名聞自是日令頤正赴御書院侍對講尚書至十卷頤正雍邱人也

戊寅上御崇政殿召御龍直二百七十餘人閱試武藝遷擢者二十六人

庚辰審刑院詳議官監察御史韓見素表求致仕時年四十八上問輔臣曰見素齒髮尚少遽求致仕何也呂端曰見素性恬退喜修煉上難之李至曰近世朝行中躁競求進者多知止求退者少若允其請亦足以激勸薄俗上默然乃授刑部員外郎致仕見素鳳翔人退居華山年八十餘乃卒

甲申有彗出營室北光芒尺餘

二月壬辰詔禮部貢院考試畢日録合格人姓名以聞當議降敕放榜賜及第如覆試有紕濫知舉官重行朝典上謂輔臣曰朕即位以來罔敢暇逸庶涉治道至于和平今彗出甚異將奈之何吕端等言變在齊魯之分上曰朕以天下為憂豈獨一方耶李至曰陛下此言可以却妖星矣

甲午詔百官極言得失避正殿減常膳

乙未慮繫囚詔諸州長吏平决獄訟申理寃濫　先是
吏部郎中直集賢院田錫出知泰州未之任㑹星變錫
上疏言臣自去年七月至冬節已後三上章所言者朝
廷咨詸所陳者國家大體識見雖淺不足動于宸聽果
敢所陳亦足伸于忠節每至奏覆公事咫尺天顔亦望
聖聽畧賜宣問豈謂陛下略不詢所陳之事殊不訪所
貢之言退有憂皇慮獲罪戾進無聽納固不遑寧所以
輙拜封章乞歸館殿旋承勑命令知泰州已蒙聖恩給

與假限許至三月初進發臣既受勅不合立班唯候朝
辭以赴任所于二月八日方覩御札許貢芻詞臣子之
事君覩愚直之逢明聖有所見聞豈敢緘默臣聞君不
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臣去年所上第一章下在中
書第二第三章留中不出臣慮外人窺其曾有貼黄乞
未付中書且宜召宰臣樞密使問其可否然尚有不敢
形于奏疏擬俟面陳所慮者非輕慮陛下失臣所憂者
非細憂㣲臣失身今日陛下若許臣面言容臣口奏即

乞宣召必得敷陳臣于正月十二日得實録院牒要臣
太宗朝所上諫疏臣已寫録于二月二日送實録院記
其間可行之事可用之言先皇帝亦聽納而行之亦優
容而用之伏乞陛下令實録院進呈畧賜披覽有先朝
未行者乞擇而行之有今日可用者乞取而用之御札
云良由時事舛誤政化欝堙臣謂李繼遷不合與夏州
又不合呼之為趙保吉雖賜姓與名已自先朝然狼子
野心終是異類昨以陛下登極雖來進奉錫之優詔獎

以來王識其奸謀辨其詭計則可錫之土宇授以節旄則非以臣愚蒙料彼變詐必不肯久奉朝命必不能永保塞垣既如此患之懷之而弗來討之除之而未得翻成姑息似失機宜臣謂關輔勞擾從此生國家費耗從此起是時事舛誤之大者𥨊院公事宰相不得與聞中書政事樞𥨊使不得與議相承既久驟改固難致兵謀不精國計未善求之近驗即去年靈州之役關西之民死者十五餘萬生民無辜而死者十五餘萬罪在何人

而不問咎將誰執而不知此政化鬱堙之大者也臣今為陛下言其大者遠者自餘瑣屑之事何足為陛下言之錫疏論彗星自注云三月七日上移附此疏奏即日召對移晷將行又貢封事復召對謂曰卿第去不半歲召卿歸矣事有當面論者聽乘傳赴闕再遣中使賜與之甚厚將行封事獨未見當考

戊戌詔以久停貢舉頗滯時才令禮部據合格人內進士放五十人諸科百五十人來歲不得為例　改太平軍為廉州

先是吏部銓擬官告身悉書其過犯三月癸酉詔自今

勿復書　淳化初宗正少卿趙安易言别廟奉饗懿德皇后在淑德皇后之上臣未測升降之由乃有司亂昭穆為逆祀請改正之太宗不許及議合食有司咸請以懿德升配安易又言百官論議茍且隨恐瀆尊卑若序以後先當用淑德配食詔尚書省集學士兩省知雜御史諸司四品南省六品以上及禮官同詳定上議曰淑德皇后生無位號没始追崇況在初潛早已薨謝懿德皇后饗封大國作配先朝雖不及臨御之期

但夙彰賢懿之美若以二后之内則升祔當歸懿德伏請奉懿德皇后神主升配太宗室又按張昭等議以周世宗神主祔廟必若宣懿同祔即正惠神主請加太字若升祔懿德即請加淑德太字仍舊别廟詔曰禮非天降地出酌于人情都省以懿德皇后雖未正位中宫亦合配饗先帝恭依所請庶協從宜至于太者尊極之稱加于母后施之宗廟禮即未安淑德皇后不加太字仍舊别廟祭饗

夏四月己丑朔詔諸州長吏潔除牢獄疏理淹繫有疾病及貧乏者療治資給之

甲辰改御帶曰帶御器械以授供備庫副使張旻等三人旻開封人嘗給事藩邸云

上謂宰相曰諸路逋欠先朝皆令蠲放而有司尚更理納頗聞細民愁嘆此甚亡謂也己酉遣使乘傳與諸路轉使州軍長吏按百姓逋欠文籍悉除之始用王欽若之言也除逋欠凡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上由是眷

欽若益厚

五月壬戌始命内侍充宫闈令限年與代令居廟中與知廟官同掌宗廟祀事從屯田郎中楊延慶所請也史官曰宫闈令但掌遷皇后神主豈宜輙居廟中專掌廟事乎延慶不知典故君子非之

六月庚寅客州發解官鞠傳坐薦送非其人當贖金特詔停任仍令告諭諸道以警官吏上謂輔臣曰凡所舉官多聞謬濫宜先擇舉主以類求人令外官要切惟轉

運使卿等可先擇人令舉之

辛卯詔三司使學士兩省尚書丞郎知雜御史各于常參官内舉材堪轉運使者不限人數上又言諸州長吏奏舉官屬慮有請託并須條約之

乙未詔諸路知州軍通判自今舉管内京朝幕職州縣官各具勤績實狀如經擢任有違犯并連坐之　先是判太常禮院李宗訥等言伏見僖祖稱高祖翼祖稱曾祖宣祖稱祖太祖稱伯文懿惠明簡穆昭憲皇后並稱

祖妣孝明孝惠孝章皇后並稱伯妣案爾雅有考妣王父母曾祖王父母高祖王父母及世父之別以此觀之唯父母得稱考妣今請僖祖止稱廟號順祖而下即依爾雅之文于是禮官言伏請僖祖室止稱廟號后曰祖妣順祖室曰高祖后曰高祖妣翼祖室曰曾祖后曰曾祖妣祝文並稱孝曾孫宣祖室曰皇祖考后曰皇祖妣祝文稱孝孫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太宗室曰皇考妣每大祭太祖太宗昭穆同位祝文並稱孝子其別廟稱謂

亦請依此詔令禮官再討典故禮官言按太宗饗祀太祖二十有二年稱曰孝弟此不易之制又安可追改乎唐元宗謂中宗為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為高伯祖伯氏之稱復何不可臣等參議自今合祭日太祖太宗依典禮同位異坐太祖位仍舊稱孝子奏可

秋七月壬戌詔京朝官非公事不得輒入制敕院犯者論如法凡中書堂後官以下所處吏舍總名曰制敕院中書吏舍總名制敕院此據三朝及兩朝正史職官志增入

先是有詔諸路課民

種桑棗廣西轉運使陳堯叟上言曰臣所部諸州土風
本異田多山石地少桑蠶昔云八蠶之綿諒非五嶺之
俗度其所產恐在安南今其民除耕水田外地利之博
者惟麻苧耳麻苧所種與桑柘不殊既成宿根旋擢新
榦俟枝葉裁茂則刈穫是聞周歲之間三收其苧復因
其本十年不衰始離田疇即可紡績然布出之市每端
止售百錢蓋織者衆而市者少故也有遺利而民艱資
今臣以國家軍須所急布帛為先因勸諭部民廣植麻

苧以錢鹽折變收市之末及二年已得三十七萬餘疋自朝廷克平交廣布帛之供歲止及萬較今所得何止十倍其多今樹藝之民相率競勸杼軸之功日以滋廣欲望自今許以所種麻苧頃畝折桑棗之數諸縣令佐依例書歴為課民以布赴官賣者免其筭稅如此則布帛上供泉貨下流公私交濟其利甚博詔從之先是黎桓加恩為交州國信使者必獲贈遺數千緡桓責賦斂往往斷民手足趾堯叟知之遂奏請召其子授以朝命

而知其私覿之言嶺表炎蒸人多瘴癘請官給紙墨寫
攝生樂方散付諸州從之
八月丁亥朔詔三司經度茶鹽酒税以充歳用勿得增
加賦斂重困黎元諸色費用並宜節約并條析未盡事
件以聞
辛卯京西轉運使姚鉉上言諸路官吏或疆明莅事患
愛及民者則必立教條除其煩擾然所更之弊事多不
便于狡胥候其罷官悉藏記籍害公蠧政莫甚于兹欲

望應知州府軍監通判幕職州縣官于所在有經畫利濟事可經久者歲終書歷替日録付新官俾之遵守不得妄信下吏輙有改更若灼然不便州以上聞幕職以下聞于長吏俟報改正禮云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語云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此實聖人之格言國家之急務也詔從之

乙巳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錢若水等上太宗實録八十卷上覽書流涕賜詔褒諭賜賚有差時若水判集賢

因用院印史館無所預纔九月而畢初太宗有畜犬甚馴常在乘輿左右及上仙犬輒號呌不食因送永熙寢宫李至常作歌紀其事以遺若水其斷章云白麟朱雁且勿書勸君書此懲浮俗而若水不為載吕端雖為監修而未甞涖局書成不署端名至抉其事以為專美若水稱詔旨專修不隸史局又援唐朝故事若此者甚衆時議不能奪

己酉上謂輔臣曰朕觀士大夫中多有名無實何言行

之相違也對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歷試既久自當見矣上然之

癸丑詔監倉京朝官無得以羨餘為課

九月己未秦國延壽保聖夫人劉氏卒上即時臨喪輟朝三日親奠哭遣東宮舊給使輩素服申哀改號曰成聖繼明上以乳保之恩事之如母自被疾親調藥餌者逾月既終將舉哀以太宗喪始朞頗疑其事令禮官定議遂發哀于苑中羣臣奉慰葬日給鹵簿前一日又臨奠焉

初錢若水受詔修太宗實録引左正言直集賢院楊億參其事億所獨草凡五十六卷故奏篇最速億自言母老求出守就養命知處州既而上以億有史才留不遣億固請往甲子召對加賜而遣之先是太宗命張洎重修太祖實録其書未成會洎死已已詔宰相吕端集賢院學士錢若水同領其事若水懇辭上曰卿新修太宗實録甚為周備太祖事多漏落故再命卿毋多讓也豹林谷隱士种放母死貧不克葬遣僮奴告于翰林學

士宋湜等湜與錢若水王禹偁同上言先帝嘗加召命今無以葬母欲行私覿是掠朝廷之美也壬申優詔賜放粟帛緡錢

丁丑上謂宰相曰轉運使按察官吏事權甚重非其人則州縣受弊近地猶易為聽察遠方固難便聞知太寛則弛慢太猛則苛刻必須廉平之吏寛猛適中卿等其謹擇之

綾錦院有錦綺機四百餘上謂左右曰錦綺非軍國常須可令悉改織絹甲申始以新織絹進御

舊制國子監開封府舉人有與發解官親戚者止兩司更互考試上慮涉私徇是秋特遣官别試

冬十月宰相吕端久被病詔免朝謁就中書視事累上疏求解戊子罷為太子太保初李惟清自知樞密院左遷御史中丞意端抑已及端免朝謁乃彈奏常參官有疾告逾年受俸者又教人訟堂吏過失欲以累端端曰吾直道而行無所媿風波之言不足慮也按本傳端自今夏始被病詔免朝謁而實録于三月辛酉已書李惟清卒然則惟清彈奏常參官時端尚未移疾也恐此傳或誤又按百

官表載惟清卒于今年八月省録當誤此傳不誤也　戶部尚書張齊賢加兵部尚書與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李沆并平章事　工部尚書參知政事李至罷為武勝節度使至以目疾解機務及授旄鉞入見懇辭上曰此唐朝故事廢之久矣特命振舉示優賢也又賜御製詩寵其行

己丑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温仲舒罷為禮部尚書樞密副使給事中夏侯嶠罷為戶部侍郎　樞密副使戶部侍郎向敏中加兵部侍郎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楊礪為

工部侍郎宋湜為給事中并為樞密副使　先是有攀附居近職者乘寵放恣民家子既定昏彊取之其家詣開封訴焉知府事畢士安即請對白其事卒得民家子還其父母使成昏攀附者日夜訴士安于上前士安因求解府事上許之復入翰林為學士翰林學士承旨宋白嘗獻擬陸贄牓子集上察其意欲干事任乃命白權知開封府既而白自倦于聽斷不半歲亦丐罷云畢仲游文簡公事迹載文簡白上卒得民家子還其父母使成昏今從之仲游又載文簡之請對也事連王禹偁故其人

日夜訴文簡及禹偁于上前久之文簡罷開封復入翰林請出遂知潞州禹偁亦責黄州按士安明年四月乃出知潞州禹偁事在今年十二月亦與本史不合今不取

詔縣尉司無得置獄

庚寅上謂輔臣曰羣臣中有謗言達于朕聽者詢之於衆似得其實然人誰無過但能循省遷革則為善矣朕固不以一眚廢終身之用也

乙未宰相張齊賢李沆入對上諭之曰上下和睦同濟王事忠孝之誠始終如一齊賢曰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上下一體豈有不同其心而能濟國家政事者哉上曰

推其公共思而後行惟宜謹審無至差失況先朝皆有成憲但與卿等遵守期致和平爾

先是朝議以淳化後盡至道末續降宣勑頗為繁密張齊賢時為户部尚書詔齊賢專知删定監察御史王濟等同知删定舊條持仗行劫不計有贓無贓悉抵死齊賢議貸不得財者濟曰刑期于無刑以死懼之尚不畏可緩其死乎因與齊賢廷諍數四濟詞氣甚厲手疏言齊賢腐儒不知適時之要齊賢復表陳濟當同議定而復有異論上問輔臣孰可

從者呂端對曰立法尚寛忌于嚴急周官刑平國用中典此經制也然利不百不變法當改革者宜從衆議乃詔尚書省集百官議之并劾濟未幾齊賢入相丁酉齊賢奏臣今在中書不欲與庶寮爭較曲直願收前詔上欣然嘉其容物遂罷集議濟得免劾而刑名卒如齊賢之請　自是犯盜者歲亦不增先是三班不免仗罰詩齊賢請以贖論遂為定制論者稱其平允時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又因入官自理于上前更十餘斷不服齊賢曰是非臺

府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之上許焉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所分財少乎皆曰然乃命各署狀給實即遣兩吏送甲入乙家乙入甲家貲財皆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遂止明日以聞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卿莫能定者

己酉崇政殿視事至午而罷上自即位每旦御前殿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及請對官以次奏事至辰後還宮進食少時復出御後殿視諸司事或閱軍士

校試武藝日中而罷夜則召儒臣詢問得失或至夜分還宫其後率以為常聖政録云召侍講讀學士按二年七月初置講學士此時未有今改為儒臣庶不相妨

癸丑命修太祖實録官錢若水等覆考開封府得解進士試卷故事京府解十人已上謂之等甲非文業優贍有名稱者不取時以髙輔堯為首錢易次之易頗為流輩所推許輙不平遂上書指陳發解官所試朽索馭六馬賦又詩論策題意涉譏訕又進士數百輩詣府訟薦

送不當輔堯亦投牒遜避請以易為首開封府以聞故有是命仍令兩制議所訟題時翰林學士承旨宋白深右易考官度支員外郎馮拯奏易與白交結狀上大怒遣中使下拯御史獄拯力言易無行不可冠天府多士上亦以為士流紛競不可啓其端且欲鎮壓浮俗乃詔釋拯罷兩制議及覆考止令若水等擢文行兼著者一人為首乃以孫暨為第一輔堯第二易第三餘并如舊暨開封人嘖之孫輔堯保寅之子也易初以輕俊被黜

既而太宗與蘇易簡論唐時文人且歎不與李白同時易簡言易能為歌詩殆不下李白太宗驚喜曰誠如是吾當白衣召置禁林會盜起劍南事乃止

是月詔以緣邊屯戍之兵日勞饋餉分三司議定經久之制無致擾民仍令鹽鐵使陳恕監議此據本志實録無之

十一月丙辰朔河西軍右廂副使歸德將軍結布伊朗布來朝河西軍即西凉府也伊朗布四世受朝命為酋長雖貢方物未嘗自行今始至獻馬二千餘疋伊朗布自言

河西軍東至故原州一千五百里南至雪山吐谷渾蘭州界三百五十里西至甘州同城界六百里北至部落三百里周田平川二千里舊領姑臧神烏蕃禾昌松嘉麟五縣戶二萬五千六百九十三口十二萬八千一百九十二今但有漢民三百戶城周圍五十里如鳳形相傳李軌舊治也加伊朗布安遠大將軍結布伊朗布即逋龍鉢但諸書皆不正言當考之

戊午上謂輔臣曰國家所謹儉約為先節用愛人民俗

自化張齊賢曰書稱大禹克儉于家老氏三寶儉居其一上之所好下必從之上好儉則國有餘財下不借則家有餘貲自然廉讓興行盜賊鮮少蚩蚩之衆登于富壽也臣等恭聞聖訓期共遵守三司上經費之數上曰先帝以財賦國之大本莫不求諸中道而為其永制輔臣曰先帝非止愛人嗇費至于節損服用躬御澣濯之衣蓋前古哲王莫能偕也上初命三司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鹽鐵使陳恕久而不進上命輔臣詰之恕曰天子

富于春秋若知府庫充羡恐生侈心故不敢進也上聞而善之此事不得其時因三司上經費數并書之　內侍裴愈監三館秘閣書籍歳久不治命内品劉崇超代之尋詔知制誥朱昂與秘閣校理杜鎬莊宅使劉承珪排整著為目録

戊辰西京左藏庫使楊允恭言凖詔估蕃部及諸色進貢馬價請鑄印詔以估馬司印為文置估馬司始此凡市馬之處河東則府州岢嵐軍陝西則秦渭涇原儀環慶階文州鎮戎軍川峽則益黎戎茂雅夔州永康軍皆

置務遣官以主之歲得五千餘匹以布帛茶他物準其直招馬之處秦渭階文之吐蕃回紇麟府之党項豐州之藏擦勒族環州之巴特瑪家保家密什克族涇儀延鄜火山保德保安軍唐龍鎮制勝關之諸蕃每歲皆給以空名敕書委緣邊長吏擇牙吏入蕃招募詣京師至則估馬司定其直三十五千至八千凡二十三等其蕃部又有直進者自七十五千至二十七千凡三等有獻尚乘者自百一十千至六十千亦三等

十二月先是詔給事中柴成務等重定新編敕丙午成務等言曰自唐開元至周顯德咸有格敕并著簡編國初重定刑統止行編敕四卷洎方隅平定文軌大同太宗臨朝聲教彌遠遂增後敕為太平編敕十五卷淳化中又增後敕為淳化編敕三十卷編緝之始先帝親戒有司務存體要當時臣下不能申明聖意以去繁文今景運重熙孝心善繼自淳化以後宣敕至多命有司別加刪定取刑部大理寺京百司諸路轉運司所受淳化編敕及續降宣

敕萬八千五百五十五道徧共披閲凡敕文與刑統令式舊條重出者及一時機宜非永制者并删去之其條貫禁法當與三司參酌者委本部編次之凡取八百五十六道為新删定編敕其有止為一事前後累敕者合而為一本是一敕條理數事者各以類分取其條目相因不以年代為次其間文繁意局者量經制事理增損之情輕法重者取約束刑名削去之凡成二百八十六道别為一卷附儀制令違者如違令法本條自有刑名

者依本條又以續降赦書德音九道别為一卷附淳化敕書合為一卷其釐革一州一縣一司一務者各還本司令敕稱依法及行朝典勘斷不定刑名者并准律令格式無本條者准違制令故不躬親被受條區分臣等重加詳定衆議無殊伏請鏤板頒下與律令格式刑統同行優詔襃答之

刑部郎中知制誥王禹偁預修太祖實録或言禹偁以私意輕重其間甲寅落職知黄州按禹偁黄州謝上表則此出端坐史事而本傳乃云

宰相張齊賢李沆不協意禹偁譖其間故罷職今但從記聞吏須考之或云禹偁撰太祖增上徽號册文語涉譏訕此大誤也江休復云真宗初即位禹偁謫畢相于開封云某事某事舊僚宜有規諷出知黃州此亦誤真宗初即位禹偁實自揚州召入當其責時畢相去開封矣是歲以如京使柳開知代州開上疏言國家創業將四十年陛下紹二聖之祚精求至治若守舊規斯未盡善能立新法乃顯神機臣以益州稍靜望陛下選賢能以鎮之必須望重有威即羣臣畏服又西鄙今雖歸明他日未可必保苟有翻復須得人制禦若以契丹此議為患更深何者契丹則君臣久定蕃漢有分縱萌南顧之

心亦須自有思慮西鄙積恨未泯貪心難悛其下猖狂
競謀凶惡侵漁未必知足姑息未能感恩望常預備之
以良將守其要害以厚賜足其貪婪以撫慰來其情以
寛假息其念多命人使西入甘凉厚結其心為我聲援
如有動静侵掩令彼有後顧之憂乃可制其輕動今兵
革雖衆不及太祖之時人人練習謀臣猛將則又懸殊
是以比年西北屢遭侵擾養育則月費甚廣征戰則軍
捷未聞誠願訓練禁戢使如往日士伍必求于勇敢指

顧無縱于後先失律者悉誅獲功者必賞偏裨主將不
威嚴者去之聽斷之暇親臨殿廷吏召貔虎使其擊刺
馳驟以彰神武之盛臣又以宰相樞密朝廷大臣委之
必無疑用之必至當銓總寮屬評品職官內則主掌百
司外則分治四海令京朝官則別置審官供奉殿直則
別立三班刑部不令詳斷別立審刑宣徽一司全同散
地大臣不獲親信小臣乃謂至公至如銀臺一司舊屬
樞密近年改制職掌甚多加倍置人事則依舊別無利

害虛有變更臣欲望停審官三班復委中書樞密宣徽院銀臺司復歸樞密院審刑院復歸刑部去其繁細省其頭目又京府大都萬方軌則望仍舊貫選委親賢令皇族宗子悉多成長但令優逸無以試才宜委之外藩擇文武忠直之士為左右贊弼之臣又天下州縣官吏不均或冗長至多或歲年久闕欲望縣四千户以上選朝官知三千户以上選京官知省去主簿令縣尉兼領其事自餘通判監軍巡檢監臨使臣并酌量省減免虛

費于禄利仍均濟于職方又人情貪競時態輕浮雖骨肉之至親臨勢利而多變同寮之内多或不和伺隙則至于傾危患難則全無相救仁義之風蕩然不復欲望明頒告諭各使改更庶厚化源永敦政本恭惟太祖神武太宗聖文光掩百王威加萬國無賢不用無事不知望陛下開豁聖懷如天如海可斷即斷合行即行愛惜忠直之臣體察奸諛之黨臣久塵著位浸荷恩寵辭狂理拙唯聖明恕之開至州葺城壘戰具諸將多沮議不

叶開謂其從子曰吾觀胡星有光雲多從北來犯境上

寇將至矣吾聞師克在和今諸將怨我一旦寇至我其

危哉因上言請徙他州尋改知忻州

[seal stamp]